

# 1974 年台南府城少棒風雲

王清欉

～我的少年棒球生命故事 續篇～

## 壹、從海東國小轉學至協進國小

1973 年 9 月 10 日晚上，在台南市龍宮餐廳晚宴結束，第三代巨人少棒隊正式解散。全體隊員各自回家稍事休息後，有 12 名隊員集體北上就讀華興中學，我與陳振雄要升小學六年級，在眾多熱情球迷及台南市民期盼下，未隨巨人隊北上就讀華興小學，而選擇留在故鄉繼續為南市少棒代表隊盡一己之力。海東國小在鄭百勝、郭文理、蔡漢文、黃金勇、楊華元畢業後，球隊後繼乏力，青黃不接，已不具有參與選拔賽爭取佳績的實力，因此我轉學到協進國小就讀，並與謝長亨、呂多欣、陳中盈等成為隊友。在協進國小期間，初期有短暫時間住宿家長會委員柯先生家，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吳清山教練位於開元寺附近的家裡。每天上午跟一般同學一樣在教室上課，午餐時間則與謝長亨、呂多欣到方俊靈老師位於校內日式平房宿舍家中用餐。下午大約 4 點左右，所有隊員集合在校園中央操場練習。本壘後方及左外野為水泥教室，中外野有一棟挑高建築物，原應是作為禮堂用途，後來改為辦公場所；右外野區域為日式木造長廊教室，操場是一般泥土場地，幅員廣闊，印象中打擊練習時不容易將球擊中外野區建築物。我在巨人隊時期負責二壘及游擊手的守備任務，轉學到協進少棒隊後，受教於吳清山、方俊靈與施茂彬教練的指導，由於球隊戰力需要，教練屬意訓練我為投手。在教練們悉心教導與練習一段時間，直球速度與控球準度漸入佳境，接續又嘗試練了變化球曲球投法。訓練當投手角色後整體的投球心得是，直球速度雖無法快到可直接壓制打者擊球，但我的曲球速度與進本壘彎曲角度可算是中上乘，與快速直球搭配就容易誘使擊球員錯失最佳打擊時機而揮空遭三振。當好球數領先時，變化球的運用就成為我拿手武器。

每天辛苦練球完畢，隨著吳老師腳步來到機車停車棚，等引擎發動後坐上吳老師 90cc 偉士牌機車後座一路回到住處。乘坐吳老師偉士牌機車已成為上下學的日常，但最懷念夏天練完球要回家的途中，吳老師常常會停在一處賣冷飲的攤位旁，有時點了蓮藕茶，有時來杯可爾必思；在炎熱時序，冷飲一口入喉，涼意沁入心底，頓時全身舒暢無比，一天的辛苦勞累馬上拋到九霄雲外。吳清山老師這個看似平常的舉動，卻深刻影響我人際互動態度及處事原則；練球時間，吳老師是球場上的嚴師，下課後卻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慈父，尤其對離鄉背井，雙親不在身邊照顧的我而言，當下內心溫暖的感受至今依然清晰，在我內心深處永遠留存著對老師的懷念與敬意。陳振雄原本就讀立人國小，因此他沒有異動，成為立人少棒隊主要戰將之一。



圖一 後排左一謝長亨、左三吳清山、左四方俊靈、右一王清欉、右二呂多欣、右三陳中盈



圖二 謝長亨、吳清山、王清欉、師母、陳中盈





圖三 台南市協進國小操場



圖四 台南市協進國小操場

## 貳、1974 年台南府城少棒隊的組成

1969 年第一屆全國少棒選拔賽最後的戰績是由嘉義大同少棒隊獲得冠軍，並以嘉義大同 9 名球員為班底的第一支中華少棒代表隊誕生。但這支代表隊在一個多月後因戰力不符合各界要求而宣告夭折。問題根源在棒球前輩們審慎評估下，認為以這樣的實力前往遠東區比賽毫無勝算可言，因此商討後訂出一套補選方案，委由棒球界耆老薛永順、方水泉和簡永昌等人進行環島選才；挑選 14 位守備、打擊動作紮實的球員，再加原來的班底，分成紅白兩隊進行對抗賽。贏的隊伍可選出 9 名選手參加國家代表隊，輸的一方則只有 5 名入選。經過一段時間訓練後，於六月兩隊進行對戰，由吳敏添領軍的紅隊以 3 戰 2 勝，獲得 9 個名額。重新組成的國家隊球員來自四個區域，南部有 9 名，中部和東部各 2 名，北部 1 名。這支嚴格選才的金龍隊實際上是全國精英聯隊。依照世界少棒聯盟的規定，代表隊成員必須在居民 15000 人內才能組明星隊，若居民超過此限制，必須組第二個聯盟，而兩個聯盟間亦不得組明星隊。因此，金龍隊的組成顯然不符合規定，但當年是首次參加少棒聯盟的比賽，在當局不諳相關組織章程下，就將錯就錯組隊前往比賽。

1970 年第二屆全國少棒錦標賽規定，全國各縣市先組成代表隊，分北中南東四區各進行選拔賽，再由冠軍隊伍挑選其他縣市優秀選手組成聯隊參加全國決賽。因此，七虎少棒隊是一支來自嘉南七縣市（嘉義縣、台南市、台南縣、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及澎湖縣）的明星隊。1971 年第三屆全國少棒錦標賽，在北、中、南、東各分區代表隊選拔規定上做了一些變革，從原本各分區只產生一支聯隊，增加為兩支聯隊。第一代巨人少棒集合了台南市的少棒精英，參加南區選拔賽，以九勝二和一負的戰績獲得第一名，並取得南區明星聯隊第一隊組隊權利。重組後的成員即是威震海內外，以許金木為首的第一代巨人少棒隊，而原本屬於台南市的選手只剩下許金木，吳誠文，林文崇，涂忠男，陳銘晃等五人。南區明星第二隊則由高雄縣光陽少棒隊獲得組隊權，從未入選明星第一隊的七縣市球員中挑選菁英再組成聯隊。第一代巨人少棒隊仍延續七虎隊的組成方式，但增加第二支分區明星聯隊可參加全國選拔賽。這一年巨人隊在威廉波特獲得第 25 屆世界少年棒球錦標賽冠軍，在舉國歡騰的同時，也引起世界少棒聯盟當局與美國少棒隊家長的側目，台灣少棒代表隊的組成方式又成為關注焦點，多次被世界少棒聯盟糾正。

1972 及 1973 年兩屆全國少棒錦標賽相關規定再作了一些改變，延續由北、中、南、東四區各自進行選拔賽，但各分區代表隊不再是聯隊方式組成，而是以單一縣市代表隊選手為主，各分區選拔賽前二名獲得參加全國賽資格。1972 年台北市少棒代表隊及 1973 年台南市第三代巨人隊相繼獲得世界盃冠軍，加上 1971 年第一代巨人隊，台灣少棒隊戰績平了世界少棒聯盟連續三年蟬聯冠軍紀錄。這樣的比賽結果讓世界少棒聯盟承受來自美國內部很大壓力，而對於由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所主導的國家代表隊遴選方式的關注與質疑也是空前之大。因此，為了符合世界少棒聯盟相關的規定，由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擬定的「地方少棒聯盟及棒球隊組織章程」，於 1973 年 12 月 8 日在「各地方少棒聯盟理事長聯席會議」中討論通過，

自 1974 年起實施。這份組織章程羅列了 20 條文，其中第 12 條說明每一地方聯盟可產生一聯盟代表隊，由其聯盟內各少年棒球隊之優秀隊員聯合組成之。代表隊隊員應照地方聯盟所定人數網羅隸屬各隊隊員參加，並得均以 12 歲為主，但不得少於 11 歲，代表隊應以該地域名為隊名。地方少棒聯盟組織章程中亦載明：地方聯盟不得以單一學校為單位組織棒球隊，亦不得以學校教員充任教練；地方聯盟在其區域內應組織四至十隊之少年棒球隊；地方聯盟代表每年應於 5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之間產生；5 月 15 日至 6 月 10 日舉辦全國少年棒球代表隊分區預賽選拔；中華少年棒球聯盟則於每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10 日之間舉辦全國少年棒球代表隊選拔。

依據 1974 年 2 月 6 日中華日報第四版相關報導，台南市少棒聯盟為符合規定，轄下分為三個區域聯盟：(一) 東、南、西、北、中各區，及安南區的海南里(二) 安南區(三) 安平區。據時任台南市棒球委員會主委翁海吉表示，安南區的海南里，因屬協進國小與立人國小學區，故劃入西區聯盟之中，劃分後的區域聯盟，整個市區 5 個行政區域成為一個單位。如此的區域劃分法，主要著眼於將台南市僅存的 3 支少棒隊集中在同一個聯盟，避免實力分散。立人國小位於北區，南區進學國小，西區協進國小。台南市少棒代表隊選拔賽由立人國小勝出，協進居亞，進學第三。1974 年 5 月 1 日南市少棒代表隊正式成立並展開集訓。代表隊球員來自「府城少棒聯盟」區域的立人、協進、進學三所國小，依據世界少棒聯盟的規定，台南市代表隊的名稱應命名為「府城少棒隊」，而不是續用巨人隊。府城隊全體隊職員名單為：領隊翁海吉、教練林金塗、經理吳清山；隊員陳振雄、葉博育、吳復連、蔡志敏、李俊宏、林百亨、彭國平、黃武雄，以上 8 位為立人國小；王清欉、謝長亨、呂多欣、陳中盈等 4 位為協進國小；洪正欽、邱峻杰為進學國小。

府城隊從 5 月 1 日集訓至 21 日止，22 日授旗，23 日參加在台南市立棒球場舉行的南區少棒選拔第一循環賽。府城少棒隊集訓地點主要為市立棒球場，訓練期間除原有教練團的指導外，也得到可口奶滋公司的協助，派出該公司棒球隊教練蔡順全，及隊員蔡旭峰、張安庚、巫金來、郭均坤、吳政憲等人到場協助訓練。集訓期間隊員全部集中住宿在市區一棟老舊的旅社，每日作息安排為：上午 7：00 起床，8：50 開始進行守備與打擊練習、揮棒練習、投手投球練習；下午 14：00～18：00 進行打擊練習、跑壘練習、技巧練習、戰術練習，晚間 8：00～9：00 揮棒練習，9：40 睡覺 (1974.5.5，中華日報第四版)。5 月 8 日高雄市立德少棒代表隊人選也接續產生，並從 5 月 9 日起在國光中學集訓，隊職員如下：副領隊洪幅緣，經理蕭長滾，教練陳清茂，顧問許漢水；球員：高順德、林文祥、尤木東、陳鴻隆、李傳祥、葉瑞文、黃財輝、郭耀宗、許榮貴、高耀輝、陳正中、呂錫鏞、張見發、陳坤鵬。

### 參、1974 年南區少棒選拔 第一循環賽

南區少棒選拔賽經七縣市代表商討後決議將進行兩階段選拔，分別在台南市及高雄市舉行。第一循環賽從 5 月 23 日至 5 月 28 日在台南市立棒球場舉行。有來

自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嘉義縣、台南市、台南縣及澎湖縣等七縣市代表隊參加。台南府城隊在賽前各界戰力評估中一致看好，隊中擁有四名可主投大局的投手，打擊率平均，守備亦佳，被認為可以登上南區少棒選拔的王座。府城隊雖然被認為實力堅強，但我們不敢大意，經教練團的評估仍把高雄市立德隊視為可能勁敵，步步為營。選拔賽首日三場戰況均呈一面倒，第一場高雄縣市兄弟鬩牆戰，至第四局高雄市即以 9：0 提前結束贏高雄縣；高市立德隊派出林文祥主投，犀利的變化球讓對手一籌莫展，強勁的打擊群也是致勝原因；第二場台南府城隊以破竹之勢大勝屏東縣隊，同樣戰至四局結束，以 11：0 獲勝；府城隊派出蔡志敏主投，變化球表現可圈可點，完全封鎖屏東縣的攻勢，還差一點造成完全比賽。第三場台南縣以 3：0 力克澎湖縣隊。第一天賽程台南市與高雄市即互別苗頭，都展現爭霸企圖心，分別在四局內解決對手。第二天台南市對上澎湖縣，府城隊派出黃武雄主投，在投、打表現優異下，終場以 22：0 力克澎湖縣；其中第一棒李俊宏、第二棒謝長亨、第三棒王清欉、及第九棒黃武雄各擊出一支全壘打。

第三天南市府城對上嘉義縣，此戰由左投葉博育先發投兩局後，由我接續投三、四兩局；我們兩人合力各三振嘉縣四個打席，這場比賽我有三次打擊機會，打出三支安打，其中一支是全壘打，終場以 14：0 力克嘉義縣。第四天台南府城與高雄縣之戰，府城隊仍以優異的防守能力及凌厲的攻勢完全壓制高縣的反撲，終場以 15：0 大勝高雄縣。第五天台南縣市鬩牆之爭，府城隊技高一籌以 11：0 力克台南縣。第一循環最後一場比賽台南市對上高雄市，高市立德隊的強悍實力在前五場的戰績中表現無遺，完全符合大家賽前的評估及我們假想敵的設定，外界預期兩強對抗必有一番激烈爭鬥。這場比賽由我先發主投四局，表現尚稱水準以上，使高市隊有五次三振，僅被擊出一支安打沒有失分。立德隊先後派出尤木東、張見發、葉瑞文等三位投手，但仍無法壓制府城隊的凌厲攻勢，安打連連；其中由我、陳振雄、李俊宏及陳中盈各擊出一支全壘打，終場以 7：0 四局提前結束力克高雄市立德隊。此場比賽立德隊主力投手林文祥及高順德並未出場，教練顯有刻意隱藏作用，也造成場邊球迷議論紛紛。第一循環賽台南市府城隊積分暫時領先，高雄市立德隊居次。

#### 肆、1974 年南區少棒選拔 第二循環賽

第二循環賽從 6 月 6 日起移師高雄市立棒球場舉行，原訂有七天賽程，因天候因素濃縮成五天，多支隊伍必須一天連打兩場。高雄市立棒球場雖因要承辦賽事，場地經過一番整理，但比賽場地、球員休息區及看台等硬體設施仍屬相當簡陋，遇滿場球賽觀眾席上險象環生。第二循環賽結果關係著南部七縣市到底會由哪兩支球隊取得代表權參加全國決賽，其重要性不僅激起南市、高市鄉親球迷高度關注與臆測，也引來美日兩國記者親臨現場採訪。據時任高雄市棒委會主委許漢水於 6 月 4 日主持領隊會議時指出：「這幾位外國體育新聞記者來高雄市採訪棒球賽，並非應世界少棒聯盟或各國棒球組織之命，而是以個人身份立場來台採訪，他們不是球

探，是純粹體育新聞採訪。在高雄市稍事停留後，將轉往台東訪問我國少棒發祥地——紅葉國小」。

所謂美日兩國體育新聞記者，即是由美國運動畫刊 Sports Illustrated 副總編輯 PETER CARRY (彼特·凱瑞)，派駐日本東京的日籍攝影師須原正規，美國時代週刊駐台代表張廣基，及兩位在外國機構服務的球探組成的採訪團。開幕當天除了觀看四場球賽外，也利用空檔訪問了相關教練與球員，並特別有興趣於府城隊的訪問。第二循環開賽首日，第一場由地主隊高雄市與嘉義縣之戰，高市立德隊派出當家投手林文祥先發獨撐全場，以優異的快速與變化球壓制嘉義縣的打擊，並創下「完全比賽」。立德隊攻勢凌厲，安打連連，四局提前結束比賽，以 9：0 獲勝。第三場由台南市對戰屏東縣，府城隊由左投葉博育先發，快速直球帶有左旋強力尾勁，加上大角度的變化曲球，完全壓制屏東縣隊的打擊，未能越雷池一步，始終無法打破鴨蛋。府城隊一局下半即展開勢如破竹的反攻，首先由我發起攻勢擊出一支三分全壘打先馳得點，陳中盈接續奮力一揮，擊出一支一分全壘打；接著密集的安打連續得分，使屏東縣隊潰不成軍，府城隊見勝卷在握，先後換下強棒啟用代打，凌厲攻勢才漸趨緩。四局提前結束比賽，府城隊以 11：0 獲勝，爭取奪冠的企圖心與立德隊相較，不遑多讓。

賽程來到 6 月 9 日，這天府城隊要隔場出賽兩戰，第一場由台南市對上澎湖縣，府城隊派出另一左投黃武雄先發，主投 4 局創下了本次南區少棒選拔賽第二次「完全比賽」，讓對方無得分，無安打，無四壞球保送讓對方上壘，終場在四局內以 7：0 大挫澎湖縣隊。第二場對戰雄心勃勃亟欲奪冠的地主立德隊，這場球賽不僅眾多球迷期待想看到兩隊球員展現精湛球技外，同時也是台南市與高雄市球迷鄉親的面子之爭，更是全國決賽能否贏得國家代表權的前哨戰。南市與高市龍虎之鬥，立德隊雖擁有主場優勢，但台南鄉親不甘示弱，也組織龐大啦啦隊乘坐多輛遊覽車直搗黃龍。兩強之爭尚未開打，全場觀眾席已爆滿，人數多達一萬餘人，啦啦隊群起加油，主客兩邊互相叫陣，加油聲此起彼落，鑼鼓喧天。比賽開始，府城先攻立德守備，立德隊仍未派出眾多球迷期待的主力投手林文祥及高順德先發，而是由呂錫鏞主投。首局開路先鋒一棒李俊宏獲四壞球保送上壘，二棒黃武雄擊出二壘方向滾地球，李俊宏被封殺出局；三棒王清欉擊出三游間安打上一壘，接下來由第四棒陳振雄打擊，在立德隊投手呂錫鏞投出一好兩壞之後，奮力擊出中外野全壘打，一舉獲得三分。府城隊由陳振雄擔任先發投手且獨撐四局，只被擊出一支安打無失分，全場有效壓制立德隊的打擊攻勢。立德隊若沒有高順德在第二局擊出三游間唯一的安打，陳振雄有可能又會投出「完全比賽」。府城隊二、三局進攻未能得分，比賽來到第四局上半府城隊打擊，立德隊由張見發入替呂錫鏞主投，但仍無法守住南市的猛攻；七棒葉博育一上場就擊出中外野全壘打，後續有林百亨、李俊宏、王清欉、陳振雄、陳中盈、蔡志敏等 6 支連續安打，如雷霆萬鈞般再奪 4 分。四局終了比賽提前結束，台南府城隊以 8：0 贏地主高市立德隊。這個結局讓南高兩市球迷萬分震驚，尤其是高雄市鄉親父老無言以對。最後台南市府城隊共獲 12 勝奪冠，高雄市立德隊 10 勝 2 敗居亞，兩隊取得南區少棒選拔賽代表權，將連袂



參加全國少棒選拔賽。府城少棒隊在南區選拔賽中優異的成績表現，除了成為焦點引起國內外媒體爭相採訪報導外，也驚動日本關東調布少棒隊高度關注。曾有此一說，據聞日本關東調布少棒隊主事者曾經表示，若台南市府城隊最後全國決賽取得國家代表權，日本將不派隊參加 1974 年 7 月在菲律賓舉行的遠東區少棒錦標賽。

以下完整引述聯合報記者楊武勳當年的整理報導，即可窺見台南市府城隊驚人的攻守紀錄：「全國少棒賽揭幕之前，來自台南市的府城隊已鋒芒畢露，被視為是奪標最具厚望的一隊。為何南市府城隊在全國大賽之前就「一枝獨秀」呢？我們可以從該隊在南區選拔賽中所創的幾項紀錄看出，他的實力不在去年世界少棒賽冠軍南市巨人隊之下。去年的巨人隊，在國內尚未把深藏的潛力完全發揮，因此在南區選拔賽艱辛苦戰，險勝嘉縣，而敗給高市飛獅隊，在全國大賽贏得冠軍也很吃力，但在遠東區及世界大賽則把實力發揮盡致。今年的府城隊實力不在去年巨人隊之下，而在南區選拔賽已達到顛峰狀態，難怪其他各隊都不堪一擊，也形成他在全國大賽勢在必得的原因。府城隊在南區兩個循環賽中所創的幾項紀錄，在國內少棒隊中幾乎是「空前」的。府城隊在兩個循環的 12 場比賽中，有 11 場是在前四局即獲得裁定勝。僅在第二循環對高縣一戰，賽到第五局始獲裁定勝。12 場比賽中，無一隊可與其賽至終場，即以懸殊比數稱臣。12 場比賽中，有 11 場令對方掛零，只有第二循環對高縣一戰中，被攻得 1 分。12 場共得 142 分，平均每場 11.8 分以上。全隊平均打擊率高達 4 成 96 (284 支 141)。南區比賽的打擊十傑中，府城隊佔有六人，即李俊宏 6 成 92，陳振雄 6 成 15，王清欉 6 成，陳中盈 5 成 45，黃武雄 5 成 38，蔡志敏 4 成 62。南區比賽中共擊出 71 支全壘打，而府城隊佔 39 支，其中王清欉 9 支，陳振雄及李俊宏各 7 支，蔡志敏 5 支、陳中盈 4 支、黃武雄 3 支、謝長亨及葉博育各 2 支。府城隊排上場打擊的 9 棒中，除了 8 棒為捕手林百亨及吳復連輪流上陣，未擊出全壘打外，其他棒棒都有全壘打威脅，而且打擊力很強，這支攻擊火力平均整齊的勁旅，打擊是贏球的最大本錢。12 場比賽中，府城隊有 4 場共 5 次守備失誤，其他 8 場守備率都是百分之百。除了打擊及守備出色外，府城隊並擁有堅強的投手陣容。六名投手為葉博育、蔡志敏、黃武雄、陳中盈、陳振雄、王清欉，都很優異，從南區 12 場比賽中，府城隊只失掉一分可看出該隊投手的威力。或許因為今年南區的少棒隊普遍實力不強，府城隊始能創下上述紀錄，不過高市立德隊也是很堅強的球隊，可是相形之下，立德隊顯得不濟，故在南區一再慘敗。以南區南市府城與高市立德兩戰中，可以看出兩強之間還有一段距離，儘管高市存心保留主戰投手林文祥及高順德不用，準備在全國大賽再用，但因高市立德的打擊一直無法發揮，兩場都僅有一支安打，根本無還手之力，而南市府城攻擊凌厲，均在四局結束即獲得裁定勝，顯然雙方之間仍有一段大距離。其他來自東區的花蓮榮工，北區竹縣強風，北市北區，中區中市神虎及彰縣威虎等隊，在今年全國少棒賽中，要擊敗南市府城隊的可能性可謂微乎其微，除非府城隊太過驕傲而失常，爆出大冷門 (1974-06-20 楊武勳，聯合報，第八版)」。





圖五 中華日報 剪報

#### 伍、1974 年南區少棒選拔賽後風波與媒體關注

依據中華日報 1974 年 6 月 10 日第三版的報導：「台南市與高雄市在南區選拔賽兩次對戰，高市立德隊的教練智囊團早已擬定他們的策略，一付隱藏主力投手的樣子，刻意不用林文祥及高順德掛帥」。報紙大大的標題寫著「高市兩度吃敗仗港都父老無顏色～所謂隱藏實力之說莫非解嘲」。立德隊兩度俯首稱臣於府城隊，而且都在四局內被解決，這樣的比賽結果不僅讓高雄市鄉親球迷無法接受，少棒「隱藏實力」慘敗，也使高雄市長王玉雲大為惱火指出：「高市立德隊兩度在四局裡，即以懸殊比數敗給台南市府城隊，使高市丟人到極點，尤其在高市出賽時，立德隊沒有盡全力比賽，使人難以忍受，所以市府決定不資助立德隊參加全國性選拔

賽，即使一個銅板也不在考慮之列」。市長另再表示：「立德隊前往台北參加全國決賽他不會反對，但該隊出賽所需經費，由棒委會自行籌措，如果籌不到經費，不參加也罷，以免再度丟臉」。王市長為何會這麼生氣？其乃肇因於下面緣由，王市長表示：「歷任市長對少棒賽並不關心，立德隊在他的支持下，沒有遇到任何困難，尤以「解體船工會」在他的號召下，拿出壹佰萬元作為支援少棒訓練經費，孰料立德隊竟然這麼不爭氣。市長又說：截至目前為止，高雄市為這支少棒代表隊已耗費 65 萬元，既無成果，就不必再予投資，把剩餘經費留待明年少棒隊的栽培，否則便無法告慰於解體船廠商對於少棒隊的熱愛」(以上引述自中華日報，1974 年 6 月 11 日第三版林淵正記者的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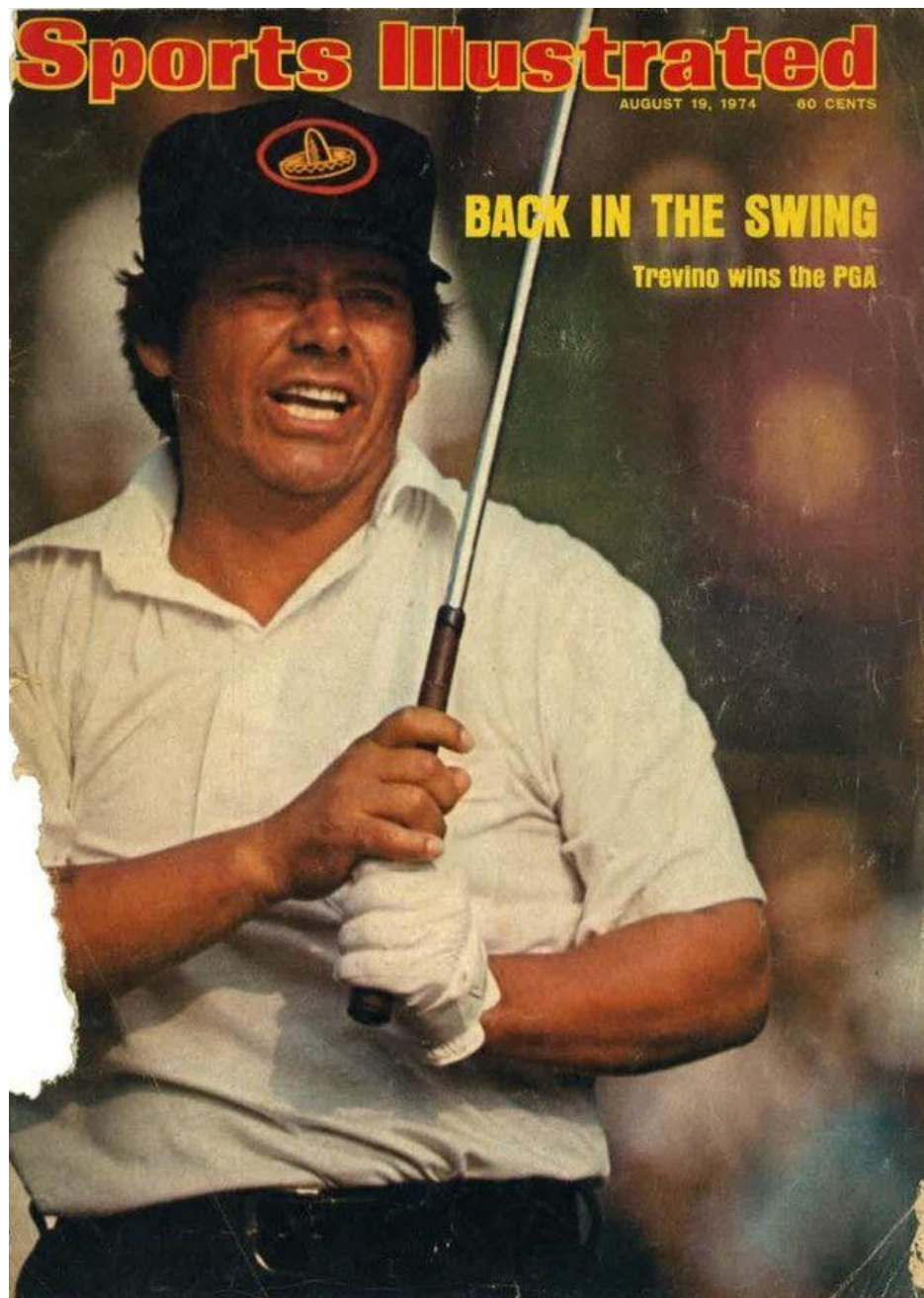
高市立德隊因「隱藏實力」慘敗，也導致副領隊寇虞風引咎辭職。立德隊以蕭長滾為首的教練智囊團闖出如此巨大風波，必定承受許多鄉親與球迷的指責謾罵。然而，如果「保留伏兵、隱藏實力」是居心，那麼其背後必定有經過精心周密的盤算與情蒐做基礎。首先，立德隊教練團應經細密評估認為第一、二循環賽即使都敗給府城隊，依然有信心獲得第二名，仍能取得資格參加全國決賽，等到全國選拔賽，全隊菁英再傾巢而出，與府城隊來個生死鬥。立德隊教練團似乎早有定見，同時也認知必定招致各界議論紛紛，但這個賭注風險實在太大，非一般教練資歷者所能承擔。比賽結果已定，以「智多星」著稱的蕭長滾經理，能否成功實現先前的調度謀略以洗刷汙名，則有待全國少棒選拔賽中檢驗其調兵遣將的能耐。

另一新聞焦點是以美國運動畫刊 Sports Illustrated 副總編輯 PETER CARRY (彼特·凱瑞) 為首團隊在台灣的採訪行動。PETER CARRY 等一行人，在南區少棒選拔第二循環賽中觀看了府城隊所有賽程。來台近半個月時間，足跡已踏遍台灣南部及東部地區，對台灣推展少年棒球運動的付出與努力，應有初步認識與理解。但其表面觀察到台灣發展棒球運動的現況，是一片欣欣向榮景象，然，時間若能回溯停在當年，我猜想 PETER CARRY 心中必定還有諸多問題想要進一步釐清；如自己在台灣看到的棒球運動文化景象，是深根於基層，還是表面功夫？台灣少棒隊是否有遵照世界少棒聯盟的規定組成？球隊平常訓練時間如何分配？學生是否有正常就學上課？等等。陳振雄與我，時因巨人隊盛名，PETER CARRY 指定要訪問我們兩位，以深入採訪行動尋求印證相關疑問的真實性。經過安排，一行人先到我就讀的台南市立協進國小訪問，與校方人員寒暄幾句後，由我引導走到位於操場本壘後方二樓，我們六年級的班級教室。進入教室剎那，引起一陣不小騷動。待聲息平靜，應攝影師要求，要我入座與同學合影，當時課桌椅是雙人書桌；謝長亨和我同班，但老師會安排我們跟不是棒球隊同學一起坐。攝影師拍了幾張照片後，同學又是一陣騷動，紛紛過來跟我親切互動交談。PETER CARRY 看到這個畫面，心中應是比較篤定，「我～王清欉」，應該不是所謂光打球沒在念書的「職業學生」。但，PETER CARRY 心中的疑惑仍未消失，我的屬地真的落籍台南市嗎？於是乎一行人又驅車前往位於安南區的老宅參觀。

九人座汽車到達我家庭院，客人從車裡魚貫而出，家人也隨即趨前歡迎，由於語言不通，哥哥趕緊從口袋中掏出一包香菸一一遞給客人以示歡迎之意。PE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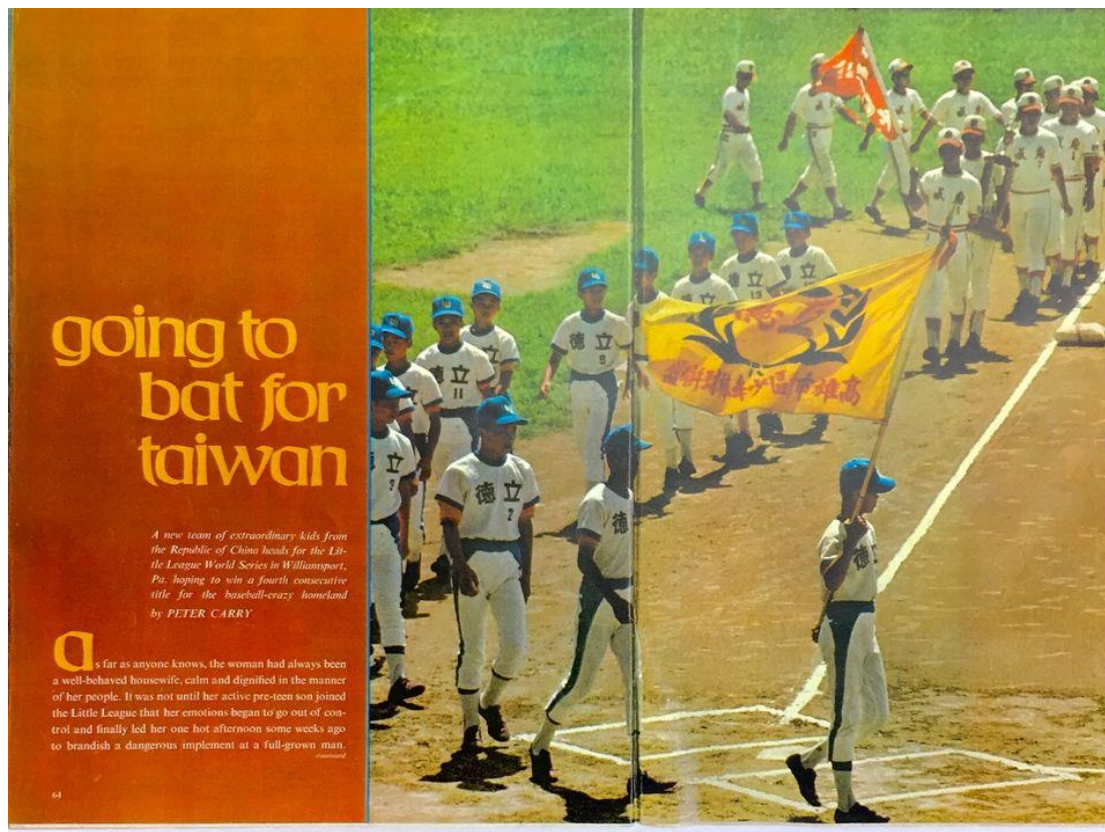


CARRY 及隨行人員在住家周邊環境瀏覽一番後，進入我家客廳參觀。我家客廳櫥櫃放置各式各樣獎盃，客廳兩邊牆上也掛滿親朋好友及球迷恭賀的錦旗；PETER CARRY 的視線，目不轉睛地在客廳四周來回不斷掃描，端詳許久。從我家客廳佈滿錦旗與獎盃情景，他應可感受到當年台灣棒球運動瘋狂的程度。最後，PETER CARRY 走向我並輕拍幾下肩膀，臉上露出難以言喻的表情，用大拇指比讚，對我的棒球功績表示讚賞。我拿獎盃站在櫥櫃旁照相後，一行人隨即驅車離開。PETER CARRY 在台灣的採訪結果，配合 1974 年世界少棒錦標賽，於比賽前夕 (1974 年 8 月 19 日)，發表在美國運動畫刊雜誌上，共有 10 頁篇幅報導。這本雜誌我小心翼翼保存到現在，成為台灣少棒運動珍貴的歷史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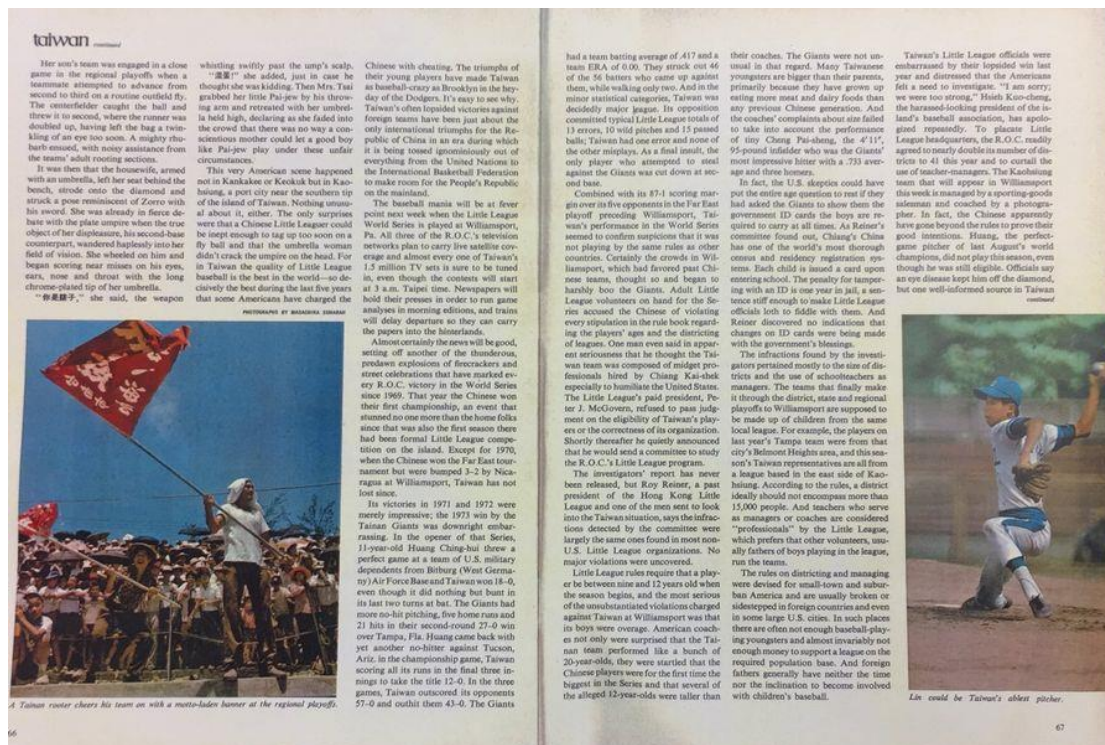


圖六 美國運動畫刊封面





圖七 美國運動畫刊內文報導



圖八 美國運動畫刊內文報導



says Huang was held out because his family moved from Tainan to Taipei. The Chinese were concerned that if Huang turned up at Williamsport next week pitching for a different city, the U.S. would accuse them of moving their best players around in order to pack all of them in one district.

"Our report to Williamsport presented three possible solutions," Reiner says. "One was that they could kick out Taiwan for its violations, but that would have meant tossing out most of the Lit-

guer, Tainan's extraordinary Shortstop-Pitcher Wang Ching-chung, will not be there hitting his long home runs. And it may even be possible because the Kaohsiung team that will represent Taiwan this year is probably not the island's best. But still it will not be easy, for the Chinese success is the result of things the Little League cannot—and probably would not care to—legislate against.

In the high hill country 25 kilometers and an entire culture away from the modern east coast city of Taitung, a slate monument the size of a small tombstone stands in the middle of a muddy school yard. THIS VILLAGE MADE BASEBALL GREAT read the gold characters etched into the slab, which is surrounded by life-sized metal silhouettes of a pitcher, a catcher and a batter mounted on corroding pipes. The hamlet, a cluster of about 50 shabby houses, most of them with thatched roofs, is called Hung Yeh—in English, Red Leaf.

The road to Red Leaf winds its unpaved way up the coast through tangerine groves, small villages with two or three open-front stores, yangtiao vines and pineapple fields. It is an obstacle course of razorlike shards of shale, abrupt inclines, hair-raising hairpin turns, rockslides and hub-deep quagmires passable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only to off-the-road vehicles. Its traffic includes water buffalo, ox carts and vehicles whose drivers are disciples of Evel Knievel. The trip to Red Leaf is a tough one, and it's even tougher getting out.

Most of the village's inhabitants are Taiwanese aborigines, people of Malay stock who sailed to the island hundreds of years before the Chinese, Japanese or Europeans—all of whom began taking an interest in Taiwan at roughly the same time—ever settled there. Like most conquered native peoples, the aborigines have been left with the worst land—the most vertical mountain acres—and little money. Many of them still live by a barter economy, and rare is the aboriginal son who manages to escape his father's life of subsistence farming.

One who did get away was C. K. Yang, who came out of a village not far from Red Leaf to attend UCLA and finish a close second to Rafer Johnson in the 1960 Olympic decathlon. Yang was Taiwan's most admired athletic hero until 1968, when Red Leaf's team set off the baseball boom that has yielded Taiwan's

only international sports championsh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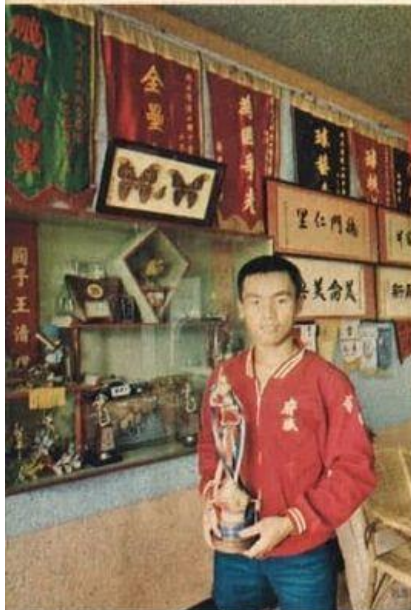
Baseball has been played in Taiwan for about 50 years, arriving there courtesy of the Japanese who controlled the island from 1895 to 1945. Many of the diamonds built early in that period were plowed up to grow crops during World War II; this was fine with the Chiang government which reacquired Taiwan for China in 1945 and moved there in 1949. Baseball was certainly not the mainlanders' game, and if they did nothing to discourage it, they did less than nothing to encourage it.

It is more than a little ironic that the Chiang government, which still includes almost no Taiwan-born citizens in the upper echelons of its armed forces or administration, has had to rely on the people who inhabited the island before 1949 for its most conspicuous moments of international glory. The pre-'49 citizens and their children, who constitute 85% of Taiwan's population of 15.5 million, have never held any particular affection for the post-'49 group. There had been peace, relative prosperity and corruption-free government under the Japanese in the years immediately preceding World War II. When the mainland Chinese returned in 1945, they brought with them a tradition of government by squeeze and a decidedly colonial attitude toward the Taiwanese. In 1947 the island's people rioted agains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and Chiang's soldiers put down the disturbances by killing between 10,000 and 20,000 Taiwanese in a two-week period.

That incident has never been forgotten—or forgiven. It has been difficult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cause Taiwan was not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jousts that marked the first half of this century on the mainland. Certainly there have been no grass-roots movements to bring back the Japanese, but there also has been little sincere enthusiasm below the highest levels for returning to the mainland. According to most observers, what the Taiwanese would like is independence. Free Taiwan groups are active in Japan, Europe and the U.S.

Oddly, the baseball-playing sons of just those independence-minded pre-'49 people were among the few sources of ready solace when the change in America's China policy left the Chiang government in shocked disbelief.

continued



Wang's house looks like the Hall of Fame.

tle League's other foreign members. Two was to allow them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ly once every two years, but again that would have meant applying the same rule to everyone else. Three was to find some way to beat them."

Wisely, Williamsport has chosen the last of these alternatives. Coming up with a way to do it next week may be less difficult because Taiwan is obeying the rules more closely. It may be further simplified since Huang will not be there pitching and the island's best active Little Lea-

圖九 美國運動畫刊內文報導

## 陸、1974 年第六屆全國少年棒球賽暨中華少棒代表隊選拔賽

1974 年全國少棒選拔賽於 6 月 19 日起至 26 日止，在台北市立棒球場舉行，進行 7 天 21 場單循環決賽。參賽隊伍有：北區的台北市北區隊、新竹縣強風隊；中區的台中市神虎隊、彰化縣威虎隊；南區的台南市府城隊、高雄市立德隊；東區

的花蓮縣榮工隊。6月17日上午7時51分，台南市府城隊搭乘光華號快車北上，在車站候車時有市政府、市議會、棒委會等長官，及球迷數百人到台南市火車站歡送，我們抱著愉快的心情踏上征戰的旅途。府城隊抵達台北市下榻位於台北國賓飯店斜對面巷弄中「金星旅社」。同日，高雄市立德隊與府城隊搭乘同班列車北上。由於兩度敗在府城隊手下，從高雄市火車站出發前又飽受冷落，各個意興闌珊踏上征途。高雄市長王玉雲因立德隊未盡全力比賽，讓他傷心透頂，在出征前緊要關頭仍不願意鬆口資助任何經費，整隊經費開銷，費用的籌措責任就落在高雄市棒委會及副領隊洪福緣身上。在經費有限下，立德隊在台北的住宿選擇位於南海路上的「教師會館」。原定19日舉行的開幕典禮及賽程因雨順延。第六屆全國少年棒球賽暨中華少棒代表隊選拔賽，20日舉行開幕典禮，由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理事長謝國城主持，香港少棒聯盟理事長里納代表世界少棒聯盟蒞臨觀禮並行監督；美國運動畫刊副總編輯 PETER CARRY 等一行人也到場採訪。

6月17日幾乎所有參賽隊伍都提前抵達台北，並分別至台北市立棒球場進行賽前練習以熟悉場地狀況。全國賽前府城隊同樣把高市立德隊設定為主要威脅勁敵，我們雖然連兩勝於立德隊，敗方士氣正處低迷，我方旺盛氣勢以待，但球員各個不敢大意，仍步步為營，準備好每一場的應戰。開幕首戰由台南市府城隊對戰彰化縣威虎隊。比賽開始，府城隊先進行攻擊，一棒李俊宏觸身球上一壘，二棒黃武雄右外野二壘安打，先下一城；三棒王清欉中外野安打，再得1分。接著四、五棒獲保送上壘，呈滿壘狀況，六棒葉博育三振出局，七棒謝長亨擊出二壘間滾地球，威虎二壘手「內野選擇」錯誤，球傳向本壘欲刺殺由二壘跑回本壘的陳振雄，可惜慢了一步，府城隊連得2分。九棒蔡志敏擊出中外野安打再得2分。輪回首棒李俊宏再擊出安打，二棒黃武雄外野高飛球被接殺，結束了第一局凌厲的攻勢，往後五局在威虎隊投手陳建瑤的壓制下未能得分。府城隊派出蔡志敏主投，充分發揮他犀利的投球威力，三振威虎隊16人，並讓對方無人上壘，再度創下「完全比賽」，終場以6：0贏彰化縣威虎隊。第二場賽程由高市立德隊出戰花蓮榮工隊，立德隊前四局陷入僵持，無法突破榮工隊投手潘昌岳有效的壓制，直到5、6局潘昌岳被調下，由張鉅生入替，立德隊才展開攻勢，分別獲得4分及6分，終場以10：0獲勝。

第二天賽程就進入比賽高潮，即是眾所矚目台南府城隊對戰高市立德隊的「生死之鬥」。賽前各界評估預測府城隊戰力勝算多，奪冠機會最濃，但最後卻是事與願違。「立德出伏兵果然立功，府城中奇計痛失金城」，這是1974年6月22日，南高之戰隔天中華日報第三版斗大的標題。為何預期與結果反差如此之大，我們從這場比賽過程及相關評論中或許可看出府城戰敗的一些端倪。首局由立德隊先攻，府城隊派出在南區選拔賽中，四局內完全壓制立德隊打擊的陳振雄先發。立德前兩棒郭耀宗、許榮貴雖均遭封殺出局，在兩出局後，三棒林文祥擊出中外野安打上壘，四棒高順德再以右外野安打，支援林文祥由一壘飛奔回本壘，先馳得點；高順德也乘機上二壘，五棒李傳祥獲四壞球保送，六棒陳鴻隆再以右外野安打，與李傳祥分站一、三壘，高順德回本壘再添1分。此時，府城隊教練叫暫停，並屬意由

我接替陳振雄擔任投手。我臨危授命從游擊手位置慢慢走向投手丘，內野觀眾席近乎滿場，對於府城隊更換投手雙方球迷各有不同期待。在投手丘上片刻的熱身中，我的視線不經意掃過立德隊加油團，感覺敵方球迷各個目光炯炯，一道道刺眼光芒，猶如數不清尖銳的刺針飛向我；在心神未定，又巨大壓力下，不僅內心萬分悸動，頭皮也一陣發麻。

當比賽重新開始，隨即專注於打者在擊球區的一舉一動；與捕手溝通完暗號，投出第一球（已記不得是直球還是變化球），結果挖地瓜暴投，讓三壘跑壘員李傳祥回本壘再得 1 分。暴投當下，我告訴自己不能再失誤，一定要穩住；還好，恢復正常表現後完全壓制住立德隊打擊，未被得分到終了，在 5 局多的投球中共三振 9 人次打者。那一記暴投事後檢討，與投球熱身不足、心理準備不及（預期沒那麼快要救援），與高張力下競賽抗壓性不足有關。一局下半由府城隊展開反攻，立德隊派出在南區選拔第一、二循環賽中，對府城隊教練團刻意隱藏的投手林文祥先發。一棒李俊宏、二棒黃武雄、三棒王清欉連續安打，由李俊宏先扳回 1 分；接著四棒陳振雄在對方戰略保送下，成為無人出局的滿壘得分良機。可惜後繼無力，五棒陳中盈遭三振出局，六棒葉博育獲保送，由黃武雄再添 1 分；一出局滿壘情況下，七棒蔡志敏被三振，八棒林百亨一壘滾地球被刺殺，失去扳平之良好機會，以 2：3 落後。此後立德隊林文祥的側投威力更加難捉摸，完全封鎖了府城隊的打擊。最後半局府城隊反攻，亦出現無人出局，跑者分佔一、二壘的大好機會，但接續打者仍以長打為主，可惜後繼無力，以殘壘收尾，終場以 1 分飲恨敗給高雄市立德隊。府城隊敗給立德後想要翻身，只能冀望此後各場比賽不能再有任何差錯外，也要期待其他縣市能夠擊敗立德隊，以積分相等尋求再戰機會，否則奪冠機會相形渺茫。最後賽程結束，高雄市立德隊以 6 戰全勝之姿奪冠，將代表國家參加遠東區少棒錦標賽。台南市府城隊在全國比賽結果與南區選拔賽成績形成豬羊變色，僅能屈居亞軍，俯首稱臣。

### 柒、1974 年府城少棒隊全國決賽戰敗檢討與新聞花絮

1974 年台南市府城少棒隊挾著南區選拔賽全勝之師北上尋求衛冕，但結果卻是慘遭滑鐵盧，跌破各界眼鏡。在時隔近 50 年光陰，每每憶起這段往事，心中仍有些許不捨與疑惑，不捨的是幾乎垂手可得的榮耀，卻在剎那間失之交臂而不可得。當年府城隊各場次比賽過程至今已模糊不清，唯獨府城隊在全國決賽中對高雄立德隊一戰，尚存一些記憶。而原被看好可奪冠榮登王座，最後為何會失去江山？這些疑惑始終在我心中縈繞，終究未能得到釐清。身為這段歷史的參與者及見證者，想藉由當年媒體報導、隊員訪談及自己親身經歷，交叉比對，試著還原當年歷史原貌。除了盼望能解除心中疑惑外，也希望實現「自己的故事自己說」的願望。「投手調配欠妥 府城大意失荊州；戰略運用成功 立德報却兩箭仇」，這是 1974 年 6 月 22 日中華日報第三版，陳懷玦記者專題評論所下的標題。以下依據陳記者當天的評論分析內容，似乎可洞悉府城隊之所以敗戰可能的原因：「對戰立德隊南市府城隊智囊團曾擬定兩個方案：一個是由王清欉先任投手，如果壓不住對方攻



勢，再由左投葉博育上場接替；第二個方案由陳振雄擔任先發，王清欉隨時準備支援。這兩個方案中，主張用前案的智囊認為，陳振雄在南區選拔賽第二循環對立德一戰時已用過，為避免立德因熟悉陳振雄球路而擊出安打。但同意用陳振雄先任投手的職員們則認為，在高雄與立德隊一戰中，陳振雄表現很好，曾以 8：0 提前結束，認為陳振雄有足夠能力壓制立德隊打擊。

府城隊最後決定用陳振雄擔任先發投手，實際上也沒有甚麼不對，但錯在經理、教練沒有隨時注意陳振雄的情況；二出局後被立德三棒林文祥擊出安打時，應該提高警覺，因為前二棒出局是被游擊手傳一壘封殺的，表示立德球員打得到陳振雄的球；四棒高順德擊出中外野安打，林文祥跑回本壘得分，更證明陳振雄的球路已難不倒立德打擊，這是第一次應該換投手的機會。但是府城隊經理吳清山、教練林金塗仍未作換投的打算，錯失一次封堵立德隊的機會。第二次府城隊該換投手的時機是立德五棒李傳祥獲四壞球保送，這次四壞球是陳振雄先投了三個壞球，接著一個好球，第五球被打出界外，第六球壞球，這表示陳振雄的球立德隊球員不但打得到，而且陳投手本身對投球已沒有信心，應該是換投手的時機，可是府城又錯過了，待立德第六棒陳鴻隆擊出右外野安打，高順德再添一分時，府城才換上王清欉，可惜為時晚矣！陳鴻隆擊出安打是很正常的，也可以說完全是陳振雄的心理影響，而給予他有直球打的機會，因為陳振雄四壞球保送李傳祥後，心理緊張，為求表現，想把六棒陳鴻隆三振出局，而投給好球的關係。不幸王清欉臨危受命，一個暴投又把李傳祥送進本壘，使府城連失 3 分。我們認為如果在第一次時機換投手，那麼李傳祥的四壞球，陳鴻隆的安打不會出現，即使王清欉有一次暴投，高順德最多只能進三壘，因此第一次時機府城換王清欉主投，那麼府城隊可能只失 1 分；如果第二次時機換投手，陳鴻隆的安打不會出現，同樣的立德也只可能在一局上半取得 1 分。如果立德隊一局上半僅得 1 分，一局下半府城取回 2 分，仍然是有獲勝機會。再看府城隊不能反敗為勝的原因，我們認為一味貪圖長打是府城失敗之處。一局下半，前三棒出現連續安打扳回一城，是非常有利的時機，照說四棒陳振雄獲戰術性四壞球保送後，沒人出局滿壘，此時府城隊未利用犧牲短打或打帶跑戰術，那麼五棒陳中盈不至於被三振，而且有得分機會。府城一出局六棒葉博育獲四壞球，二棒黃武雄擠回本壘取得第 2 分時，仍然是滿壘局面，此時七棒蔡志敏如果能使用犧牲短打，那麼有機會扳成 3：3 平手，可惜府城迷信長打一直沒在此緊要關頭採用短打戰術，實在大大失策。因為在一局下半能夠 3：3 平手，那麼府城獲勝機會要比立德多得多。

府城在一分落後的情況下，六局後半王清欉率先擊出一支左外野二壘安打，曾使該隊在痛苦中顯露曙光，可惜陳振雄同樣又被對方戰術性四壞球保送，而後兩棒陳中盈、葉博育均遭三振，使這希望之光迅息幻滅。立德隊擊敗府城，投手林文祥應居首功，他的側投曲球越投越好，三振府城 9 次，與府城投手王清欉一樣，均控制了對方的攻勢；林文祥共投了 91 球，好球 59，壞球 32。王清欉投了 70 球，好球 48，壞球 22，兩人好壞球的分配均極為恰當。另外，立德隊在戰略運用上也非常成功，該隊經理陳清茂一開始就抗議府城投手陳振雄戴護腕，使陳振雄情緒受



激，其次一局及六局二次戰術性四壞球保送陳振雄，這完全是賭注性的作戰法，照理一局下半無出局保送陳振雄而成滿壘，是棒球比賽中很少這樣做的，六局後半王清欉二壘安打後，再採戰術性保送陳振雄也似乎沒有必要，但陳清茂卻願意這樣做來賭戰局勝敗，結果他成功了」。

從相關歷史資料回顧，終於喚起府城隊與立德隊當年在這關鍵一役驚心動魄的比賽過程，仔細推敲陳懷玦記者的評論分析，再以自己親身經驗比對，抽絲剝繭，心中的疑惑總算有了答案；唯一未能解惑的節點，乃是擬定先發投手方案中，最後決定選擇第二方案的真正原因為何？我想這答案隨著 2 位教練的離世而無法得到解答了。教練團在南區選拔賽刻意隱藏林文祥不出戰府城隊的謀略，對於立德隊最後的勝利佔有重要因素。我們因為不熟悉林文祥的球路，尤其他的側投外角曲球又相當具有威脅性，致府城隊多數球員被他壓制而遭三振出局。立德隊以蕭長滾為首的教練團，刻意「隱藏投手」的謀略最終獲得勝利，也平反南區少棒選拔賽連敗府城隊的屈辱，以足智多謀見長的蕭長滾教練，果然名不虛傳。

而府城隊林金塗教練，相形之下就顯得落寞許多。依據中華日報 1974 年 6 月 30 日，記者莊清旺特稿指出：「1970 年，林金塗統率南市少棒隊，以實力較強的態勢，遭嘉市擊敗，致將教練寶座拱讓吳敏添帶七虎隊赴美遠征；1972 年，帶領南市少棒隊赴台北，又敗於北市隊手裡；今年再度以絕對優勢，受阻於立德棒下，這些橫逆連三而來，林金塗實在一把心酸無處可訴」。由台南市棒球耆老方錫勳口述歷史，陳俊傑整理於「府城棒球史記」中也述及：「值得一提的是林金塗，堪稱府城最悲情的教練。林金塗帶領「府城少棒隊」進軍全國大賽，這支有蔡志敏、陳振雄、吳復連等好手（那時的郭泰源還進不了代表隊）的超級強隊，幾乎被看好能代表國家進軍威廉波特，孰料在第二戰就敗在有「智多星」之稱，蕭長滾教練領軍的高市「立德隊」手下，遭受不少愛棒球人士的指責，從此心灰意冷，離開球壇，到中正路及海安路口的「美記釣魚店」修理釣竿，最後鬱鬱而終，令人不勝唏噓」。台南府城少棒隊從扶搖直上的雲端摔落，也許，命運真是府城隊失敗的因素。以 1973 年少棒選拔為例，高雄市飛獅隊於南區選拔及全國決賽，連兩場戰勝台南市隊，但最後卻敗在雲林縣雲風隊手裡，致將代表權拱手讓給台南市第三代巨人隊；1974 年歷史重演，冠軍寶座易主，由高雄市立德隊獲得，只能無奈感嘆：「真是命運捉弄人！」。

當立德少棒隊擊敗府城隊捷報傳回高雄後，市民及大批球迷紛紛打電話到市政府及市長公館，要請王市長發表意見，王市長則指定主任秘書許水德代表他表示意見。許主秘表示，王市長對體育熱心，對少棒也很支持，前次對立德是「愛之深，責之切」，立德為高市爭光，王市長也極表嘉慰。與此同時，台南市為保持少棒傳統美譽，不致因府城隊敗戰而消沉，由市府教育局第四課長陳天河及主計室股長黃灶共同努力下，發起籌募佰萬基金支援少棒運動。這項運動，計畫籌募壹佰萬基金，分別向 1000 人籌募，每人 1000 元。此項基金的籌募原則訂定四點：1.不干涉球隊的選拔、訓練、比賽等活動事務；2.不為球隊掛名或爭取出國；3.基金專戶由教育局、體育會、棒委會三單位共同管理，並訂定補助準則；4.基金設限備查。

## 捌、1974 年府城、立德少棒隊從台北返鄉球員球迷兩樣情

6 月 29 日，第六屆全國少年棒球賽暨中華少棒代表隊選拔賽結束，由高雄市立德隊領先群雄奪冠，獲得國家代表權；台南府城隊屈居亞軍，榮工、神虎並列第三，強風、威虎同屬第四，台北市敬陪末座。昔日忍辱出征，今朝衣錦榮歸。6 月 30 日高市立德隊搭乘光華號列車，在副領隊洪福緣議員率領下，於中午 12：15 分抵達高雄市；體壇人士、社會名流、熱心市民等近 5000 人在火車站迎接，人潮洶湧爭睹英雄風采，震天的爆竹聲響近 20 分鐘。立德隊一行人登上交通車後，隨即前往厚德福飯店開慶功宴，在慶功宴會上由高雄市棒委會主委許漢水宣布，高雄市立德少棒隊領隊一職，由副領隊洪福緣議員陞任。歡宴完畢，立德隊即刻返回左營煉油廠展開訓練，同時也邀請到鄭昆吉、陳金、林瑞徵、陳哲祥及卓幸德等 5 位台灣電力公司棒球隊國手協助訓練。

府城俯首返城，場面寥落寡歡。與立德隊同一天返鄉，我們這次搭乘莒光號列車於下午 1 時 20 分抵達台南火車站，由林金塗教練帶領一一步出月台；歡迎場面冷冷清清，沒有樂隊，沒有鞭炮，也沒有大批球迷；我們低著頭面露失意神色，林教練逢人就說：「對不起」，我從冷清人群中隱約聽到有人吶喊安慰我們說：「不要難過，這是命運！」。車站雖然沒也湧現大批人潮，但，台南市長張麗堂、市議會議長王奕棋、市黨部主委王述親、市體育會代表陳麒麟、全國棒委會常務理事楊家寶等人都到場歡迎，與大家寒暄幾句後，全隊驅車前往巨人餐廳用午餐。下午 3 時在市政府會議室舉行茶會，前述長官相繼致詞，慰勉府城隊不要氣餒，繼續努力，進軍青少棒再爭取光榮。茶會重點除了表達慰勉之意外，市民所關心的球員升學問題成為另一焦點。市長、議長、市黨部主委希望 14 位球員都能集體升入國中，作為南市青少棒的骨幹，前棒委會主委楊家寶也表示願意支援經費協助訓練。

## 玖、1974 年府城少棒隊員兵分兩路各奔前程

高雄市立德少棒隊技壓群雄贏得全國冠軍並取得我國代表權後，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遠東區少棒錦標賽中，亦輕鬆地過關斬將獲得遠東區代表權。1974 年 8 月 24 日在美國威廉波特贏得第 28 屆世界少棒錦標賽冠軍，除衛冕成功外，也為我國贏得首次三冠王寶座（立德少棒隊、美和青少棒隊、中華青棒明星隊）。8 月 26 日立德隊及其他參賽隊伍，移動到華盛頓 D.C. 白宮參觀，並獲得美國福特總統的接見致賀，福特總統與林文祥合照，並讚許林文祥球技超群，立德隊獲得世界冠軍的榮耀得到至高無上的殊榮。於此同時，悲情的府城隊，雖有市府相關單位及熱愛棒球社會士紳積極奔走，希望促成府城隊赴日及訪美進行親善交流比賽，藉以留住府城隊員繼續在台南市就讀國中。然而，府城隊集體留在台南市升學一事，球員家長意見紛歧，南市棒委會雖積極從中溝通協調，過程卻艱辛曲折。1974 年 8 月 26 日，除了呂多欣與我外，府城隊另 12 名隊員向台南市復興國中完成報到手續，

隨後由陳文華教練帶領展開訓練工作。復興國中在當年是台南市新設立學校，校舍仍在建設中，因此復興國中棒球隊暫時借用後甲國中校舍住宿及訓練。

在少棒的最後一年時光，心中已有想法，無論府城隊有否取得國家代表權，都會選擇就讀台北市華興中學；一方面想延續和第三代巨人隊戰友一同生活，二方面希望棒球訓練外亦可兼顧課業；其次華興中學提供全公費就讀又可直升高中，免去三年後再次抉擇升學的困擾。期間，台南市棒委會雖與我多次懇談慰留，仍未改變我的初衷。復興青少棒隊在陳文華及吳祥木教練積極組訓下，體能訓練是首要重點，早中晚各一次 80 趟蛙跳，蛙跳完接著青蛙拉筋，劈腿 180 度，胸部觸地三秒後才可站起菜單已成日常。陳教練的「青蛙大餐」日復一日，造成隊員身心俱疲，心生恐懼，導致部分隊員有轉隊念頭。其中葉博育、蔡志敏、陳中盈、謝長亨、李俊宏轉隊意願堅定，黃武雄則去留間舉棋不定，在左思右想猶豫不決下，由姊姊到寺廟博杯(擲筊)，最後在神明旨意下加入轉隊行動。

1974 年 9 月 16 日，上述六名府城隊員集體轉學至台北市華興中學。9 月 17 日台南市棒委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支援復興國中從立人、協進、進學國小未入選府城隊球員中擇優另組青少棒隊。至此，台南市棒委會極力挽留就讀復興國中計畫宣告失敗，府城隊員一分为二各奔前程。然而，府城隊員悲情故事未能就此畫下句點，三年後，1977 年全國青少棒選拔賽冠軍之戰，華興青少棒對上復興青少棒隊，這場府城隊員鬩牆之爭過程高潮迭起，扣人心弦。而兄弟鬩牆之爭的結果也打亂了吳祥木教練競選台南市議員的生涯規劃。

## 參考資料

中華日報 (1974)。1 月至 12 月微縮影片資料。

聯合報 (1974)。1 月至 12 月微縮影片資料。